

胡蘭成著

今生今世



□ 胡蘭成著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遠景文學叢書A⑧

著者	胡	蘭	成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0 7 6 5 2 5 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 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		
	電話：7 5 2—4 6 0 8		
印刷所	立辰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哈密街 45 巷 1 弄 21 號		
裝訂	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峰街 77 巷 7 號之 1		
定價	新台幣 200 元 港幣 40 元		
初版	中華民國 65 年 7 月		
再版	中華民國 75 年 3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 錄 目 •

「今生今世」目錄

有鳳來儀	103
屏開牡丹	93
怨東風	82
古鏡新記	74
法無戲論	62
竹萌乳鰕	44
桐陰委羽	10
胡村月令	1
桃花	
韶華勝極	
婚禮	115
思凡	113

鳳兮鳳兮	126
風花啼鳥	129
遠遊	134
世上人家	141
女心	147
生死大限	153
木石證盟	164
民國女子	
張愛玲記	167
漢皋解珮	
西風	201
劫毀餘真	203
戒定真香	207
竹葉水色	211

• 錄 目 •

開歲遊春	220
兩地	229
大隄行	234
抗戰勝利	240
天涯道路	
震來號號	247
望門投止	250
越陌度阡	254
十八相送	265
鵲橋相會	297
永嘉佳日	
驚枝未穩	311
文字修行	317
春鶯囀	326

雁蕩兵氣	337
旅於處	351
雁蕩兵氣	361
臨河不濟	378
瀛海三淺	
櫻花人語	381
春帶	391
良時燕婉	415
閒愁記	480
社鼓溪聲	
隅田川	523
飛機上	526

• 錄 目 •

青梅烟火	537
登高尾山	536
井上眼科	535
百合花	534
玉堂祭	531
羽村	527

韶 華 勝 極

桃 花

桃花難畫，因要畫得它靜。我鄉下映山紅花是樵夫擔上帶着有，菜花豆花是在畝裏，人家却不種花，有也只是籬笆上的檉柳樹花，與樓窗口屋瓦上的盆葱也會開花，但都不當它是花。隣家阿黃姊姊在後院短牆上種有一盆芷草花，亦惟說是可以染指甲。這不當花是花，人亦不是看花賞花人，真是人與花皆好。桃花是村中惟井頭有一株，春事爛漫到難收難管，亦依然簡靜，如同我的小時候。

小時候，我鄉下每年春天，嶧浦廟的廟祝來挨戶募米一升，給一張紅紙貼在門

上，木刻墨印，當中畫的蟠浦大王，冕旒執珪而坐，兩邊兩行小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上橫頭印的廟名，下橫頭印的嵊縣廿二都下北鄉檀越。我家的是下北鄉之下填寫胡村，檀越之下填寫胡門吳氏，即我的母親。這其實歲月安穩，比現在的貼門牌來得無事。

胡村人皆姓胡，上代太公是明朝人，販牛過此，正值大旱，他遣火燒盡畝上田稻，把牛都賠了，隨即却來了好雨，禾秧新茁，竟是大熟年成，全歸於他，他就在此地安家了，我愛這故事的開頭就有些運氣。胡姓上代有胡瑗是經師，故堂名用五峯堂，猛將明朝有胡大海，但我不喜他的名字。我喜歡宋朝胡銓，金人以千金購求他彈劾秦檜的奏疏，現在祠堂裏有一塊匾額「奏議千金」，即是說的他。此外我愛古樂府羽林郎裏的胡姬，但是胡姬不姓胡。

胡村溪山廻環，人家分四處：倪家山、陸家奧、荷花塘、大橋頭。叫倪家山陸家奧，想是往昔住過這兩姓的人，可是現在都不知道了。我家住在大橋頭，門前一條石彈大路，裏通覆卮山羣村到奉化，外通三界章鎮到紹興，田畝並不寬，但人家迤邐散開，就見得平曠陽氣。

胡村出來十里，有紫大山，傳說山上有兵書寶劍，要真命天子纔能取得，我雖

幼小無知，聽了亦覺天下世界真有王氣與兵氣。紫大山我只望望見，去要隔條江，這江水即剡溪，晉人王子猷訪戴安道來過，李太白亦來過。我家門前的山沒有這樣大，只叫南山，則我去拾過松枝。每見日色如金，就要想起人說有金雞在那山腰松樹下遨遊，還有人看見過，是一隻母雞領了一羣小雞。紹興戲裏有掘藏，比印度的無盡藏菩薩更世俗，掘出的金元寶銀元寶或捉得金雞，皆只是人的好運氣。

胡村進去十里有下王村，下王出財主人家，雕刻一張床費三百工，起屋磨一塊地磚要一工，子孫稍稍不如從前了，亦人進人出仍騎馬坐轎。傳說一家有穀龍，倉裏穀子會只管溢出來，其後因用釘耙開穀傷了龍，遂龍去穀淺。下王我去過，那裏的溪山人家果然齊整。下王人家做親，嫁粧路上擡過，沿村的女子都出來看，雖是他人有慶，這世上亦就不是貧薄的了。

下王再進去三十里是蘆田村，在山岡上，那裏已是四明山，因有竹木桑茶之饒，亦出財主人家，那家與我家倒是親戚。蘆田王家的小姐名叫杏花，她到杭州讀書，轎子經過我家門前大路上，在路亭裏歇下，我那時幼小，只會看看她，大家女子新打扮，我亦心裏愛意。不止我如此，凡是胡村人看着她皆有這種歡喜，竟是階級意識全無，他們倒亦並非羨慕或起浪漫想頭，却因世上何處有富貴榮華，只好比平

曠遠畝有桃花林。

胡村是太平軍前後興旺過，彼時絲茶桐油輸出外洋大盛，胡村份份人家養蠶採茶，還開設油車打桐油，所以上代太公多有墾田，子孫春秋祭祀不絕，但至今村裏粉牆瓦屋，總算像樣，還有倪家山的上臺門與陸家畚的下臺門，都是上代建造的大院落，稱爲衆家堂前。我祖父手裏開茶機，彼時豬肉一斤廿文，我家帳房間及老司務的福食每天用到一千文，這種世俗的熱鬧至今猶覺如新。胡村的大橋即是我祖父領頭捐款建造的，橋頭越亭裏有塊石碑，上刊着胡載元，底下還有一排姓名。凡起屋上梁，造橋打橋腳，皆要踏正吉時辰，往往天還未亮，燈籠溪山人影，祭告土地的爆竹，散給百工的酒食，都是祥瑞。我小時聽堂房哥哥梅香講起這些，大起來所以對現代工業亦另有一番好意思。

其後絲茶桐油外銷起了風浪，胡村亦衰敗下來，但胡村人比下沿江務農人的泥土氣另有一種灑脫，因爲經過約八十年的工商業，至今溪山猶覺豁達明亮，令人想着外面有天下世界。

所以胡村人又會說會講，梅香哥哥即講故事一等，還有我的四哥哥夢生亦戲文熟通講。四哥哥帶我到畝裏，講給我聽有五個人下渡船，士農工商俱全，外加一女

子，但渡船裏只有一個坐位，就大家比口才，贏的得坐。我今只記得商人的與女子的，那商人道：無木也是才，有木也是材，去了木，加上貝，是錢財的財，錢財人人愛，我先坐下來。輪到女子，女子道：無木也是喬，有木也是橋，去了木，加上女，是嬌娘的嬌，嬌娘人人愛，我先坐下來。

後來却還是那務農人得勝。而除了錢財人人愛，嬌娘人人愛之外，我想就是民間的這種沾沾自喜，鬪智逞能的可愛了。

胡村人家的宅基好。克魯泡特金著「田園都市手工場」，想要把都市迤邐散開在農村裏，中國人家可是向來鄉村裏也響亮，城市裏也平穩。胡村亦不像是個農村，而紹興蘇州城裏亦閭巷風日灑然。上海樣樣好，惟房子都是開港後外國人來了倉猝造起，有些像玩具模型，但如杭州，雖然成了現代都市，亦依然好風景，單那浣沙路的馬路，就新潤可人意。爲人在世，住的地方亦是要緊的，不但金陵有長江龍盤，鍾山虎踞，是帝王州，便普通的城市與鄉村，亦萬姓人家皆在日月山川裏。秦始皇時望氣者言東南有天子氣，大約就是這樣的尋常巷陌，閭閻人家皆有的旺氣。陽宅風水之說，我不喜他的穿鑿與執念，但亦是民間皆分明感知有旺發之氣這個氣

字，在詩經裏便是所謂興。

詩經以國風居首，而國風多是興體，「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這個興字的意思西洋文學裏可是從來沒有的。而至今亦中國民間隨處有童謠與小調。外國亦有兒歌與流行歌，可是中國民間的完全兩樣。

我小時總是夜飯後母親洗過碗盞，纔偶而抱我一抱，抱到簷頭看月亮，母親叫我拜拜，學唸：「月亮婆婆的的拜，拜到明年有世界，」這真是沒有名目的大志，那時還是宣統，而明年亦果然有了民國世界。可是唸下去：「世界大，殺隻老雄鵝，請請外婆喫，外婆勿要喫，戒櫛角頭抗抗咚，隔壁婆娘偷喫咚哉，嘴巴喫得油羅羅，屁股打得阿唷唷，」却又世俗得滑稽可笑，而從來打江山亦果然皆是這樣現實喜樂的。

又兩三歲時學語，母親抱我看星，教我唸：「一顆星，葛倫登，兩顆星，嫁油瓶，油瓶漏，好炒豆，豆花香，嫁辣醬，辣醬辣，嫁水獺，水獺尾巴烏，嫁鵝鵝，鵝鵝耳朵聾，嫁裁縫，裁縫手脚慢，嫁隻雁，雁會飛，嫁蟬蟬，蟬蟬會爬牆，」正唸到這裏，母親見了四哥罵道：「還不樓窗口去收衣裳，露水湯湯了！」現在想起來，母親罵的竟是天然妙韻。

這一顆星，葛倫登，到蜉蟻會爬牆，簡直牽扯得無道理。但前些日子我偶又看了宋人平話崔寧玉輾觀音，在話入本事之先，却來講究春天如何去了？王荊公說春是被雨打風催去了，有詞云云，但蘇小妹說不是雨打風催去，春是被燕子啣去了，有詞云云，而這亦仍有人不以爲然，說也不是雨打風催去，也不是燕子啣去，春是與柳絮結伴，嫁給流水去了，如此一說又有一說，各有各詞云云，一大篇，亦都是這樣的牽扯可笑，但那說平話的人彈唱起來，想必很好聽。紅樓夢裏的明明是眞事，却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便是漢高祖亡秦滅楚，幸沛置酒，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他亦做人到得那裏是那裏，像一顆星葛倫登的惟是新韻入清聽。

我母親不會唱歌，而童謠本來都是唸唸，單是唸亦可以這樣好聽，就靠漢文章獨有的字字音韻具足。中國沒有西洋那樣的歌舞，却是舞皆從家常動作而來，歌皆從唸而來，無論崑曲京戲縣戲申曲蘇攤等，以及無錫景、孟姜女等小調，乃至流行歌，無不這樣。經書裏說「歌永言」，又說「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這樣說明歌唱，實在非常好。

初夏在庭前，聽見夾公鳥叫，夾公即覆盆子，母親教我學鳥語：「夾公夾婆，

摘顆喫顆！」還有是燕語：

「不借你家鹽，不借你家醋，只借你家高樓大屋住——住！」

燕子每年春天來我家堂前做窠，雙雙飛在廳屋瓦背上呢喃，我就在堦沿仰面望着跟了唸。這燕子也真是廉潔，這樣少要求，不驚動人家。後來我讀書仕宦至出奔天涯，生活一直是這樣儉約，我在人世亦好像那燕子。基督說：「人子沒有棲身的地方，」不免於人於己多有不樂，唐詩裏「夫子何爲哉，栖栖一代中，」還比他年輕薄，但亦不及這燕語清好。

小時我還與隣兒比鬪，一口氣唸「七簇扁擔稻桶芯，唸得七遍會聰明」，則不是母親教的。又秀煜叔家的阿五妹妹，比我小一歲，與我兩人排排坐在門檻上，聽她清脆的唸：「山裏山，灣裏灣，蘿蔔菜子結牡丹。」牡丹怎會是蘿蔔菜子結的？但她唸得來這樣好聽，想必是真的。

我從小就是受的這樣的詩教，詩書易春秋，詩最居先，如此故後來我讀詩經曉得甚麼是興，讀易經及宋儒之書曉得什麼是理氣，讀史知道什麼是天意。而那氣亦即是王氣。

等我知人事已是民國初年。民國世界山河浩蕩，縱有諸般不如意，亦到底敞陽

。但凡我家裏來了人客，便隣婦亦說話含笑，幫我在簷頭剝笋，母親在厨下，煎炒之聲，響連四壁，炊烟裊到庭前，亮藍動人心，此即村落人家亦有現世的華麗。娘舅或表哥，他們乃耕田樵採之輩，來做人客却是慷慨有禮義，賓主之際只覺人世有這樣好。又有經商的親友，不如此親熱，倒是條達灑脫，他們是來去杭州上海路過胡村，進來望望我們，這樣的人客來時，是外面的天下世界也都來到堂前了。

我小時每見太陽斜過半山，山上羊叫，橋上行人，橋下流水湯湯，就有一種遠意，心裏只是悵然。我在郁嶺墩採茶掘番薯，望得見剡溪，天際白雲連山，山外即紹興，再過去是杭州上海，心裏就像有一樣東西滿滿的，却說不出來。若必說出來，亦只能像廣西民歌裏的：

唱歌總是哥第一 風流要算妹當頭

出去高山打鑼望 聲鳴應過十二州

今我飄零已半生，但對小時的事亦只有思無戀，等將來時勢太平了我亦不想回鄉下去住，惟清明回去上墳是理當。胡村與我的童年雖好，譬如好喫的東西，已經喫過了即不可再討添，且我今在絕國異域，亦與童年在胡村並非隔世，好馬不喫回頭草，倒不是因為負氣。漢朝人的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我不但對於